

## 父亲的簸箕炊人生

■ 黎志栋

父亲做了大半辈子的簸箕炊。

他不是个爱创新的人,对于行业的发展变化常常后知后觉。同行都换了电动磨浆机,他还在呼哧呼哧地推他的磨。等他终于把电弄明白,卸掉了磨,别人又用煤气灶替代了薪柴。煤气的账他还没算明白,对家又开始琢磨往簸箕炊里加上红枣、枸杞,增添风味。他眉头紧锁,拿着水烟一个劲儿地吸,又一个劲儿地吐,最终在烟雾中晃了晃脑袋,似乎想明白了答案,自言道:“那就不是簸箕炊了啊。”

他依旧沉默地往电动磨浆机里添米、加水,然后弯下腰用手捧起一掬米浆,仔细地用大拇指揉搓,嘴里念叨着:“挺细,挺绵。”被卸下的石磨再没有复位的日子了。磨浆完成以后,磨浆机的噪声随着插头被拔下而归于静息,村里的鸡鸣声却接续填充了厨房。

父亲总是起得比鸡鸣更早。

他考虑了很久,也没能说服自己换用煤气灶,依旧在休息日出门到锯木厂问价木屑和树皮,用很低的价格一买就是一大货车。当还住在老家的时候,哪怕我们兄弟姐妹挤在一个房间里住,这些木屑与树皮也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标间。煤气灶的不得宠不是没有缘由的。不过,薪柴除了平价,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燃烧效率太低,很大一部分都转化成热量外散了,使得整个厨房也易为一个蒸笼。

父亲大概就成了人形的簸箕炊。

他忍受着热浪,一一在簸箕的内

面刷上一层薄油,然后以米浆浇灌,填充圆满,并摆到蒸架上。可见父亲之被蒸,往往比簸箕炊之被蒸来得更早、更持久。他通体为汗水所覆盖,尤其在火光的映射之下,常让我想起逐日的夸父。

夸父和父亲二者的目标本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假如破除现实与神话、吾父与他父、物质与精神等对立事物之间的界限,则遥远星体与眼前簸箕总归都是一个圆形。从这一意义出发,父亲甚至比之夸父更具神话的色彩,因为他一次性可以逐得数十个圆形。

现实之劳动比幻想之神话往往更似神话。

关于簸箕炊与太阳的联系,父亲没有我想得那么不着边际。他只是日复一日地坐在厨房里面,看着窗户玻璃由黑变透,簸箕里的米浆也随之由虚而实,前者是太阳的造化,后者是时间的效力。但与天下的劳动者一样,父亲也早已意识到,太阳就是时间的刻度。

簸箕炊也是时间的刻度。父亲何尝不知道煤气灶比薪柴节约时间,但火候不够,他是万万不敢在太阳底下叫卖的。

时辰已到,父亲不再往斜灶中添柴,余火仍能保持锅中水的沸腾状态。他打着手电筒一次又一次地通过锅盖上的小孔去观察蒸架上的簸箕炊,直到确认它们都被蒸熟了为止。

父亲身材并不高大,只能踮起脚去拎取灶台上足以笼罩六七层蒸架的锅盖,然后让沸水之上的数十个圆形真正见到天日。

质地坚硬的米粒过刚易折,在磨浆机中和水成浆;流动不居的米浆太柔则靡,在圆簸箕中塑造形状。唯有历经炉火而愈定的簸箕炊刚柔并济,坚韧而不生硬,温润而不唯唯。

簸箕炊大概就是圆形的我的父亲。

父亲将一个个簸箕炊晾在长板凳上后,开始剁蒜以制蒜油,厨房便又被刀声充满。我也是后来才理解父亲为什么总是偏爱热闹得有些嘈杂的地方大戏,因为唯有它们才足以覆盖鸡鸣狗吠、火言刀语,以及日升月落时无尽的沉默。做簸箕炊的过程与簸箕炊一样并无太多味道,那么嘈杂的地方大戏之于前者,就好比蒜油之于后者,都是滋味的补充。

父亲大约也享受着剁蒜的寂寞。

他总是用饮料瓶作为容器装剁好的蒜末,然后通过漏斗往里面加入煮过的土榨花生油和酱油等。这似乎称不上是独家秘方,但颇有口碑,可能只是因为真材实料。他最后会骑上他的老摩托,满载着簸箕炊出发,无论晴雨。他说,天气都可以克服,米一旦进磨,就再无做饭的可能了。

这就是我那做了大半辈子簸箕炊的父亲。而我,不正是他做了大半辈子的那一盘簸箕炊吗?

## 春花·春鸟·春酒

■ 张作鹏

## 春花

氤氲一片,在滂沱大雨后的黄昏。春草蔓生,春花烂漫。

一滴、两滴、三滴……冰凉的雨水滴到墙角三角梅上,转个圈又坠回到地上。

月季、海棠、长寿花、金边瑞香,也沐浴着无边的雨丝春意。

千里之外的洛阳,春天也一样用力,牡丹用笑脸迎合春意。

仿佛大自然一声召唤,美丽的生灵热烈回应,也似春天出了考题,花儿们争相“交卷”。

春深,繁花似锦。

## 春鸟

古诗说,“春鸟可哀”。哀叫的春鸟给四月添上一丝凄婉的味道。

暴雨即将来临,乌云压顶,云下低飞的,是一只哀叫的鸟儿,啾啾叫着,飞过四月的天空。

嘹亮的歌喉,划破云天。

远处,云雾缭绕山峦,惊雷隐忍满腔的力量。蓝天下大地上,鸟儿是勇者,彰显自己的力量。

春鸟多情处处啾。

春阳明媚的时候,到处是浓情蜜意的呢喃,它们叽叽喳喳,互相诉说着情话。

它们或飞过村庄,或高挂于电线杆站成五线谱,在春天里,全体合奏一曲呢喃歌。

## 春酒

处处有春鸟,谁家无春酒?

清明过后,谷雨春深。没有尽情感受春天,而春天却已到了尾声。相思树下,倒几盏薄酒,晚来风急,让自己融进酒里,融进春光里。

“正是江村春酒熟,更闻春鸟劝提壶”。遥想千古诗人,多少不朽诗篇是因为一杯酒。

放眼,那些被春风拂过的时光,或被染了酒香,或是醉了媚眼。就连呼吸,也有一丝丝让人沉醉的味道。

醉在一阵阵春风的和煦,醉在一场场霏霏的细雨。

纵是没有酒,也常常醉在春光里。

## 破土·扎根

■ 冯颖婷

“挣扎,破土”,我想用这两个词来形容我的2023年。

这一年,我的二十岁,与幼时的想象有所出入。我并没有按照小学作文里写的计划,去努力成为一位有所成就的科学家;也没有处事不惊的气度,去探寻轨道之上的理想地带。我同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日复一日地在生活圈中循环、胶着,时而有些壮志,积极且从容;时而囿于琐碎,困顿而挣扎。

“我一点也没做好二十岁的准备,挺纳闷的,就像是背后推给我一样。”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说的这句话,何尝不是我的内心独白。我曾以为的二十岁,会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会自信满满地站在各个比赛的舞台,会在各种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可事实上,我还在迷雾中寻找自己。

我曾走过很多弯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仰望,把别人的生活当作自己的愿望,以至丢失了那个藏在心里独一无二的自己。那时候,我总躲在屏幕外羡慕软件上优秀的学习博主,拙力地模仿优秀的学长学姐。因为他们的大学四年,有亮眼的成绩单及满满当当的竞赛经验,能奔赴千里,用眼睛描摹山川湖海以感受世界的广阔与神秘。他们自信从容,活得肆意潇洒,总能把平凡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我渴望能成为这样的自己。于是,我努力地将他们传授的经验以及作息时间复制粘贴到我的日常,期望能达到我自认为的“优秀”。可时间已证明,我已距离这些所谓的优秀标准,越来越远。

彼时的我,在迷雾中慌张行走,已然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任由灵魂在无边际的欲望世界中沉沦,在苛刻自己的同时,模糊了本来的梦想与激情,遗漏了天真与灵气。我开始变得麻木,更在乎事情的功利性,而选择忽略其自身意义。许是过分执着,我总与“获得”擦肩

而过。在疲惫与惘然中,焦虑将我牢牢束缚。

这种低沉的日子,持续了将近半年。后来,我才恍惚意识到:人生百态,冷暖自知。软件上成功的学习博主,在收获人气的同时,也会面对看客的各种质疑;学校里优秀的学长学姐,在各种奖学金、获奖证书的背后,亦会经历无数焦头烂额的夜晚。其实,他们也是一位普通人,远不及表面看起来那般光鲜亮丽,每个人都有不可言及的苦衷。

如今,我尝试步入新的赛道,开始用心过好脚下的生活,努力找回对信念的感知力,从而卸下对环境的伪装,去发掘真实的自己。何为真实?现在的我没办法给出定论,毕竟“做自己”是一项不断推翻又重建的浩大工程,只能在生活中持续地碰撞、感受。做我自己,或许是坚持心中所爱,能在经历了无数次深夜的崩溃之后依然坚定地选择学习文学,又或许是在不断的竞赛失败中选择直面缺点,也许是在许多的矛盾拉扯中破茧,在麻木中倾听内心的声音。当我不再思量表面的标签以及虚幻的“标准”,同样能活出自己的精彩,能达到曾经羡慕的高度,也可以无忧无虑地开启一趟旅程,倾听大地的脉动,触碰到从未抵达的时空。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与别样的机缘,所有的比较,都是在忽略自己。学习用立体的生活对抗抽象的想象,或者,这才是真正的自定义人生。

“沉着,扎根”,在行进中的2024年,我想用这两个词来勉励自己。

愿二十一岁的我能在时间的线性轨迹中,均衡庸常,用舒展、自洽的精神情态,寻找到别样的青春底色。愿我可以勇敢地扎进复杂的生活,无论行走于轨道,亦或奔跑于旷野,都能时刻审视自身,即便身处迷雾,闭上双眼,仍能寻找到日出的方向。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 夏日的清晨

■ 崔亚美

我看见露珠,看见落叶  
看见绿草如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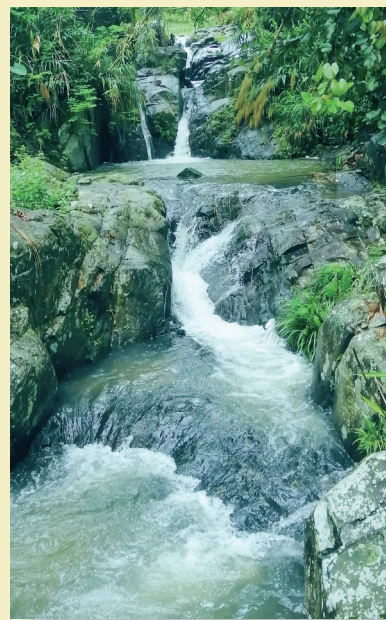
我看见窗台上的尘埃  
像是看见,未能  
抹去的记忆

晨鸟啾啾。微风吹拂  
扬起的是火凤凰  
伫立湖边的杨柳依依  
还有那只低飞的  
蓝蝴蝶

这是个美好的清晨  
曾经的高山 戈壁和  
草原  
此刻,在湖里拼成了水墨画

今天,我不再跋涉  
去湖看看鱼儿  
看看湖边上云卷云舒  
看湖的尽处,那棵——

初开的紫薇



山泉欢歌 ■ 黄诒高